

人脸识别引爆“战争伦理之争”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生物识别技术,始于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后实现应用。尤其这次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清晰视野科技公司(CV)将该技术提供给交战方,引出不少是非与争议。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人脸识别技术在军事和情报



■俄乌冲突成为人脸识别技术快速迭代的催化剂

全球头部企业

CV是2016年在美国成立的,创始人系越南裔澳大利亚人尊室宏。2007年,这个19岁的青年到美国创业,在近9年里开发出20多款应用程序,但都反响平平,后来他邂逅“贵人”也就是时任纽约市长助手的理查德·施瓦茨,两人决定成立CV,进军大热的人工智能领域。在施瓦茨帮助下,尊室宏专心开发人脸识别技术,通过社交平台和商用网络抓取超过30亿张人脸图像。据其官网介绍,该公司迄今收集了全球互联网上的百亿张面部图像,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一家原本本不见经传的初创企业就这样变成全世界人脸识别技术的头部企业。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野心勃勃的尊室宏希望收集到千亿张照片,要把地球上所有人一网打尽!建立数据库的同时,CV还积极寻找人脸识别技术的买家与客户。在走过一段弯路

后,他们号称“为执法部门提供最尖端的技术,助力公共安全和调查犯罪”,迅速将触角渗透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据报道,美国警方、移民局、海关执法局和联邦调查局等600余家机构都用过CV的人脸识别技术软件。

搅入俄乌冲突

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初,CV就公开站队乌克兰,向乌政府和军方提供20多亿张人脸识别大数据,其中包括在乌作战的俄罗斯军人的识别数据近3000份,包括姓名、所在部队等具体信息。尊室宏宣称,这一技术能够帮助乌克兰难民与家人重新团聚,帮助乌情报与安全机构识别俄方特工,帮助乌政府甄别社交平台上与战争有关的帖子,帮助乌国防部利用该数据库并识别双方战死人员以更好地获取这些人员的详细信息等等。按照他的说法,CV已为5个乌政府机构创建200多个账户,相关应用程序翻译成乌克兰语,供用户

便捷使用。此外,CV的员工每周(有时是每天)都对乌克兰警察和军官进行线上培训。在谈及CV搅入俄乌冲突一事时,尊室宏透露,在乌军方的鼓励下,乌克兰其他政府机构也测试了这项技术,乌方在其中所做“非常有创意”。

CV通过星链、过滤脸谱、推特、电报、智能手机、Vkontakte等各种社交媒体,对俄罗斯公民进行了20多亿条海量大数据搜集,通过数据比对、识别、校正等手段,将对重点人物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等进行长时间的追踪与智能匹配。

醉翁之意不在酒

俄乌战场上出现这样一幕:乌军拍下俄军阵亡士兵的照片,用CV面部软件辨别身份,即可获得其家庭照片、社交媒体账号及人际关系等丰富信息,然后把这些照片传送给其亲属。

早在去年4月下旬,一支由黑客和活动人士组成的乌克兰IT大军扫描了约8600名俄阵亡军人的面部信息,并联系到其中582人的家属,向其发送被阵亡者照片。IT好事者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俄军家属的对话片段,聊天中,疑似士兵亲属收到一张阵亡者照片,然后崩溃地回复道:“这是PS(修图)过的!这不可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我已经活不了了,这就是你想的结局吗?”但发件人却回称,“这就是你把你人送上战场的后果”。此外,发件人还写过这样的话:“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阻止战争的唯一方法。”网上视频信息曝光后,社交媒体上一片骂声:“如果是俄罗斯士兵对乌克兰士兵母亲这样做,我们可能会说:‘哦,天哪,这太残忍了!’”

同时,CV这样做的意图也遭到世人质疑。尊室宏曾吹嘘过,“俄乌冲突为其他部门提供了绝佳范例,让他们看到这一技术的实际应用”。有分析指出:“他们似乎急于利用乌克兰案例,向其他政府客户宣传自己,然后‘从悲剧中获利’,这令人毛骨悚然。”数字权利组织“为未来而战”负责人埃文·格利尔称:“冲突地区常被用作监视工具的试验场。而事实证明,这些监视工具最后大概率会被用在普通百姓身上。CV如此急于利用乌克兰危机,是为了试图使其平台的侵犯性合理化。”

由于CV的人脸数据库来源于各个社交平台,但在获取数据时网站和用户对此毫不知情,违反美国等国的生物识别法、数据处理法和平台服务条款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此,CV近年来在美国遭遇一连串官司困扰,另外,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也对其开出2000万欧元罚款。此前,德国、法国和英国也做出了同样的违规裁决,还勒令其从数据库中删除这些对象。

常立军



军情揭秘

鱼雷艇之恋

人民海军初创时期,鱼雷艇是声名赫赫的“海上轻骑兵”,屡创“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战绩,特别是击沉敌王牌战舰太平洋舰,令敌胆寒。

那年,我登上祖国建造的第一批鱼雷艇,老兵对我说:“舰艇是水兵第二生命,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全艇编制13人,战位分为舱面和舱下,人称“13大员”。我轻轻抚摸着海蓝色的甲板、海蓝色的驾驶台,感觉战艇如战马,是有生命、有灵性的,让我感动,让我敬畏。

鱼雷艇很小,没有铺位,水兵夜晚住在岸上,每周总有几次出海演练和巡逻。由于吨位小,风浪一大,艇身就出现较大颠簸,舱面人员有时不得不把自己系在固定物上,以免被卷走。一个浪头从艇首扑来,落在露天驾驶平台的艇长头上,然后哗哗从后甲板流走。

日子久了,水兵对鱼雷艇的感情也越发深厚。水兵的鞋不打钉,怕划伤木质艇身。艇靠码头,水手长搬靠岸,水兵自觉拿起车胎碰垫,防止艇身擦伤。艇靠岸,接通岸上淡水管,冲洗艇身的海水印迹。遇到冬天,还要接上暖气,防止主机受寒冻结。虽说水兵住岸上,可心在艇上,擦拭保养,修理整治,哪怕掉点油漆,都要及时补上。在水兵的心里,鱼雷艇不仅是战艇,还是梦想、是怀抱、是青春、是生命,是军旅人生的全部意义和荣光。

鱼雷艇伴我度过8个春秋,时刻感受我跳动的脉搏,我也能读懂她心灵的密语。中秋国庆佳节,在前沿海巡航;除夕夜晚,在



■人民海军鱼雷艇高速突击

岛礁港湾里待命,战艇与我们共同咀嚼;吃冷面包冰罐头,和衣躺在甲板上的浓浓思念,战艇与我们共同承受。返航靠码头,家信的温暖,都化作一串串欢乐的笑声。

日子随海浪流走,不知不觉,我也是一名老兵,陪伴心爱的战艇,习惯甚至爱上了海上生活,直到战友说你要退伍了,我才陡然意识到分别的日子已近。退伍命令宣布后,我登上鱼雷艇,抚摸相处8年的亲密战友,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吧嗒吧嗒滴在甲板上。我知道,此时战艇也在流泪。我一屁股坐在甲板上,心情久久无法平抑。待平静走下战艇时,我以无限深情的一吻,告别我的战位、告别我最亲爱的鱼雷艇。

如今,鱼雷艇早已退役,进入海军博物馆。如今,一个退伍老兵,一个她曾经的“战友”,还时时深情怀念当年那些岁月……

姜宗仁

爱我国防 征文活动

“壮美天路”上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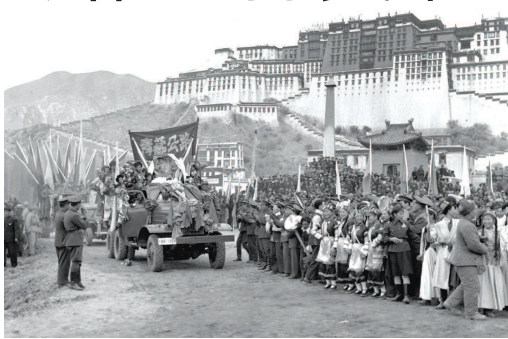
汽车呼啸着,穿过更迭的四季,领略了草原、湖泊和山脊……川藏公路是无数“驴友”眼中的“壮美天路”,可在我的心里,那也是一条写满忠诚与奉献的“英雄之路”。

当时光回溯到70多年前,解放军受命入藏勘察线路,打通内地与西藏的陆路交通,而我的外公就是率先把汽车开入西藏的汽车兵之一。当年,西藏道路可以用“烂、奇、险、难”来概括,行走其上,可谓“手握方向盘,脚踏鬼门关”。汽车兵须有高超驾驶技术,才能为修路战友送去材料和物资,而高原的奇寒天气让战士很容易冻伤,上一处冻伤刚好,新伤就叠上去了。外公也不能幸免,5年汽车兵生涯留下终身残疾,行走不便。

由于空气稀薄,路况较差,车辆故障司空见惯,那时候的汽油存在铅超标,每逢油路堵塞,外公就靠嘴疏通管道,才36岁,满口牙就被腐蚀得差不多。1958年从西藏集体转业回地方,国家专门为汽车兵配假牙,保障终身使用。外公那口假牙,一用就是45年,成了他与“川藏天路”的情感纽带。

靠着“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像我外公一样的解放军战士硬是把路修过二郎山、折多山、罗锅山等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征服大渡河、雅鲁藏布江、金沙江等天险急流,在“世界屋脊”上修通外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天路”,外公也荣立过一等功。但他总是说,革命事业大于天,“我只做了革命军人该做的事”。

外公离开部队后,他很少对别人谈及往



■川藏公路通车

事,许多事迹都是他去世后,档案管理员把材料送回家中,我们才有所知晓。外公的军功章就别在围巾上,有满满一串,他想过把修川藏线的故事写下来,但因身体虚弱未能如愿。我印象深刻的是,外公把自己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感情都集中到一本快翻烂的红歌集子里,尤其爱哼唱军歌《歌唱二郎山》,悠悠的歌声中,他仿佛又回到壮丽的时刻,想起长眠在那里、情同亲人的战友。

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

今天,川藏线二郎山隧道外就矗立着《歌唱二郎山》歌词刻碑,当我们驾车飞驰而过,可否听到音犹在耳的雄壮歌声,想到无数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川藏公路的战士?我相信,我们不会忘记!

刘怡鸣